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八

禮記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遠餘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已豈惟初入固當終其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礼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数折旋皆可忽畧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廢矣故余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

人情物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何存若他無所用力而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挺出為偽矣

按臧孫紇為季氏廢公鉏坐以亡仲尼謂作不順施不怒叔孫婼言婼有家禍殺適立庶誅豎牛與季氏訟仲尼稱其不勞不可能皆有末本後世可以考信擅弓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乃不叙所由又記子游問孔子孔子亦直云立孫而已辭簡而事略經傳体雜義数不通恐不足以詔後李也

季武子包人之墓以成寢而許其葬又許其哭由前則不應有後由後則不應有前殆若狂者使其妄聞自不當記就其果然亦不足記合葬非古也以人墓為宮古乎

徒歆記古不墳而謂孔子自称為東西南北之人將教人以捨其国而游豈聖人之言乎（則可謂東西南北之人則不可土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不懷居）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按孔子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初不及政刑然言道之以政斉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則前於孔子周已純任政刑矣今以礼樂刑政融會並称而謂其不二則論治之淺莫甚於此其舍礼樂不用而以刑政為極功儒者之過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於静以性為静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

大李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此言物至知知然後好悪形焉好悪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是知與物均為不善此躬何自而反天理烏得而存甚矣儒者怵於言道而不知道之所從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治萬民以服聖人以是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跡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所且速也按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季者之記以為孔子絶神恠而不言然周官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大司樂以樂九変八変致神示而礼之蓋自有天地即有人與鬼神人與鬼神異道各不相知而為国家者必尊事之以自建保子路歆己一己之智慮求鬼神死生之說窮其所從以為辨而已宜孔子之不告也而此篇乃載宰我孔子之問荅尤為誕浅而不經且生生而死死人道相續冥冥而昭昭神道常存焉有得人死之氣而後為神待人死之魄而後為鬼者乎骨肉為土氣為昭明使神道之狹果如此豈足以流通於無窮乎古之為国家者凡天地山川之神靈崇祀嚴祭固敢怠忽若祖禰宗廟特以子孫相為依憑然其享之有数立之有紀近則死道禾純遠則恩所不及固與世之神明有間矣烏得雜而並稱哉儒者見理不明而好言其不可知者季礼稱骨肉帰復于土魂氣無不之謂不以反莝劣人也子産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故有精爽以至於神明不謂神明待魂魄而後為也礼運称体魄則降知氣在上謂復在上莝在下也猶不直以魂魄為神鬼而易傳称精氣為物遊魂為変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則直以魂魄為鬼神而此篇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之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又因前人之言而轉失之則鬼神遂止於魂魄而鬼神之常道隱矣孔子既於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明示天下以人神感通之理而荅子路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則人道立而鬼神可安人戢尽而生死為一非故絶而不言也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甚陋已如此固难以責後人也然則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如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李緣此墮處不少爾

師甫過而商也不及子產衆人之毋能食之不能教語全沒交涉但令子產受抑甫又言敢問將何以為此中愈疎闊矣

按詩称礼樂未嘗不兼玉帛鍾鼓孔子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去鍾鼓云乎哉未有後語其意則嘆當時之礼樂具文而实不至再然礼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鍾鼓所云而終不可以捨鍾鼓也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酌酢不必謂之礼而以言而履之為礼是則離玉帛而言礼矣以綴兆羽籥鍾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是則捨鍾鼓而言樂矣按孔子稱先行其言而從之則言而履之未知其果能行也言與行如形影不可相遠也離言以為履離行以為樂言與行不相待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不惟礼樂無所據而言行先失其統然後世之言礼樂者未嘗不出於此則天下遂無復礼樂矣

孔子閒居又有五至三無五起之論按孔子子張問士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則可以從政矣論治立標自切於此矣若五至三無五起則浮立而無用又以樂為無聲礼為無体喪為無服既不自明其所言而所称於詩亦非也古人之於道一二言而止礼至運礼器樂記祭法祭義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諸篇鋪叙始末多踰數百千言然使言而無閒則讀之者易知ヒ者易行ヒ者不倍矣如其有閒而強牽合之黒白易位以無為有則所誤大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章為近世言性命之總會按書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於天地之閒同會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蓋人之所受者衷而非止於命也書又稱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而有恒則可以為性若止受於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又加道焉則道離於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即脩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若有綏而不可以言脩蓋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脩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道非其真則教者強民以從己矣且古人言道順而下之率性之謂道是逆而上之也夫性與道合可也率而謂之道則以道合性將各徇乎人之所安而大公至正之路不得而共由矣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夫由戸而出雖無目者亦知之況有目乎以此喻

道可謂明而切矣而此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夫自戶而出則非其戶有不出者矣今曰不可須臾離則是無往而非戶也無往而非戶則不可須臾離者有時而離之矣將以明道而反蔽之必自此言始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按子張問行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以為我之所必見則參前倚衡微孰甚焉以為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者孰甚焉其義互相發明記禮中与聖人不抵牾如此類者甚少雖中庸大李亦不遇三四爾繫但於天命一章之後功用牽綴不能弘通李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慎獨為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而忠信篤敬所立堅定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李者涵玩未熟提持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為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爾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按孔子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欤曰過猶不及夫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李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此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者致之哉此害猶小不過涉道寡浅而已今將號於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然則欲道之行必處智愚之間矣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明必處賢不肖之住間矣且任道者賢與智之責安其質而流於偏故道廢尽其性而帰於中故道與不肖者何為哉合二者而並言使賢智听役於愚不肖而其害大矣飲食知味自為一章猶足以教世也若繫此章之下是以賢智愚不肖同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此中庸之賊非所以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詳孔子称中庸至德民鮮能之意凡當時所謂君子蓋不以中庸許之矣而此章乃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則是凡當時所謂君子者本皆以中庸許之而非鮮能也夫許君子以中庸而時中濫於善猶可也小人為惡何所不至而必以反中庸言之亦將濫於惡乎且其言至於天下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是嚴則凡所謂君子者固亦不以中庸許之矣天下將輕棄难能之中庸而樂從易能之無忌憚者此言為之也雖然孔子不許其當時君子之中庸何也孔子於善惡是非之反固皆以君子小人對称之中庸而獨無對者其德至矣聖人尽心焉爾嗚呼儒者失孔子之意不擇而易言之後世李者人過信之輕重失倫虚实無統而中庸之道卒無所明矣漢人

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按書稱禹告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用弗詢之謀勿庸此章因其言而失之且使兩端執而後可用中則洪範所謂建皇極者豈其銖分而寸量之哉孔子於堯舜獨贊君道至記礼及孟子始與李者同辭疑亦非孔氏本指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位上位之於不陵下未尽其義也

論語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孟子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乃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雖若不異然以人為主則有得乎於物以物為主則無得於人故君子可以似射而射不可以似君子若果子思之言恐其義亦未精也

九經雖與八統畧同然周召知其所以一而用之於八故為平治中庸未知其所以一而用之於九則為弱政矣

孔子自言李不厭教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中庸自祖述堯舜至故曰配天其言宏大崇尚大抵贊頌之極辭也後世贊頌聖人自無所害然近世乃以聖人之李為當如此却無不手處

孔子言能近取譬最當商量

孔子雖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及其與顏閔之徒問答講習乃無所考又庸字古稱弗詢之謀勿庸自我五礼

有庸哉生生自庸庸庸祗祗民切曰庸左氏無辞有庸孟子利之而弗庸喪服四制此喪之中庸大抵為用為利為實為常之義周官以樂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然則中庸之為德豈其此類也欲古人之教德必先立其義教成則德成矣故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教立於此而德成於彼非以義理為空言也子思之疏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困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庸言之謹庸德之行夫以為時中則不待庸也以為庸德庸行則不待中也然則中庸之為德果一乎果二乎後世無所據執而以意言之雖服膺拳拳不敢失墜而以義理為空言之患未忘也此亦學者之所當思也

治天下國家唐虞三代皆一体也脩身以致治堯舜禹湯文武皆一道周豊表記所言乃有高下後世相因遂為忠質文之論漢以後循環救敝之說盛行於世譬如五穀絮帛飢寒者不能衣食方且坐而評量美悪之宇甚身之死亡而不悟亦足悲也

按堯典已称協和萬邦舜典萬邦黎獻傳說已称之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李于古訓乃有獲然則堯舜禹湯之前道固常行而李固常明也鴻荒太古上德下德老莊之徒始為放言而後世亦有風氣始開先天後天十三卦開物成務之論夫所貴乎儒者得古人之意續統紀以貽後人柰何效諸子隱士傳相增飾重為斯道蔽乎雖孔子尽力補綴由周以前尚多缺遺然則堯舜以前無孔子其為鴻荒太古何足怪也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辞有枝葉對看雖甚好然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戦国以来言之

害道者固多而行之害義者亦不少枝葉之行恐亦後李以意言之更須細考

按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絶或彼此不相顧而大李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於国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為李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堯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為自明其德其脩身齊家治国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為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長合審辨樂記言之誘之於外好惡無節於内物至而人化物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為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為物歆而害道宜格而絶之耶以為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為大李之書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按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爾未能窮理也若窮尽物理矩獲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為未能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李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李爾以此知趨諸簡捷之地未求而徒易惑也按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視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子思喜怒哀楽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真李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継者也今欲以大李之語継之當由致知為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為是物為非格為絶格為通也若是

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於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天下
国家之理貫穿通徹於此諸書之言前後斷絶彼此不相領者
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絶或通自知不審意迷誤而身
與国家天下之理滯窒而不閲大為李者之害非余所敢從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字
誤不知本書當用何字大李之端莫先於致知所知既審則意
之所形与心之所發直至於善不待好惡為佐使矣正心亦然
身有所忿懥身當作心字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礼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不更開截
分段蓋懇生色則本有源枝葉自然無不備矣若致知之道既
已卓然而猶懼意之有欺心之有忘顧步畏影怵惕不暇而天
下国家之理執從而明之是必其知未致而然也故知致而意

誠者不期誠而誠也不曰某道能誠之也意誠而心正心者不
期正而正也不曰某道能正之也
心求誠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李養子而後嫁者也此言至切
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樂照形之明鏡也自不以首尾次第論
知必待齊家治国而後同之則有所繫縛效反不得專矣所謂
大學者以其李而大成異於小李處可以脩身齊家出可以治
国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領而貫穿通徹之義
終以不明李者逐ヒ馬章分句折随文為說名為習大李而未
離於小李此其可惜者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九

春秋隱至莊

孟子言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作以代夫子誅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去孔子纔百餘歲見聞未遠固李者所取信而不疑也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諸書考詳乃有不然者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爵者八王也以善惡為是非史官也二者未嘗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尽乎義故孔子脩而正之所以是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録世変也然則春秋非獨魯史記之名孔子之於春秋蓋脩而不作且善悪所在無間貴尊凡操義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況於聖人乎乃其職業當然非侵人主之權而代之也然則春

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為有此言也意者以是書接禹周公有大功於世其道卓越歆揭而異之乎雖然考索必歸於至实然後能使夸者有守而不夸後世之所以紛紛乎春秋而莫知底麗者小則以公穀浮妄之說而大則以孟子卓越之論故也

公穀按漢人以為末始日說流行之夸見於其書者又有尸子魯子子文子之流自經術講於師傳而信訓故之說行書以義詩以物周官以名數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訓故之數也口授指畫以淺傳淺而春秋必歆因事明義故具浮妄尤甚害義实大然則所謂曰說流行者乃是書之蠹也至漢為夸官後世相師空張虛義雖有聰明之士終不能髣髴而以科夸腐餘之說為聖人作經之極致矣哀哉

左氏未出之前夸者惟公穀之所春秋蓋無塞矣孟子雖曰天子之事司馬遷聞之董生雖曰礼義之大宗然末未究而設義以行吾懼褒貶之濫及也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实事不沒雖夸者或未之從而大義有帰矣故讀春秋者不可以無左氏二百五十五年明若晝一無訛缺者捨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見其好異也若然則春秋非左氏不成書歆曰非也孔子謂夏殷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夫春秋非詩書比也其日某月某事某人皆從其實不可乱也今將以實事詔後世而夸者無徵焉顧使公穀浮妄之說宛轉於其間乎故徵於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無舛先後有據而義在其中如影響之不遠也嗟乎不降其心难矣哉

周自昭穆之後君德雖衰紀綱法度故在厲王大壞矣猶曰釋

位共和而閒王政未有以霸統者也及周立東遷平桓欵自振不能而齊莊僖稍已鳩諸侯荆亦始大遂有桓文之事而吳越起東南天下之變故繁矣故春秋因諸侯之史録世変述霸政續書詩之統緒使東周有所係而未失蓋世之治道之行而事之合乎道世之道究之廢而事之悖乎道皆其勢之固然書其悖謬以示後世皆森然具之豈待察其所以而後知也太史公自序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此其大旨也以孔子之言考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此春秋之稽幹也又曰天下有道則礼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不失矣陪臣執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

春秋書法備此數者因其出也見其失也反其在下遏其横議此春秋之繩墨也至於凡例條章或常或変區區乎衆人之所爭者乃史家之常春秋之細爾夸者不可不知也

古者一正朔国自為年其月則天子之月也三代各有正左氏所謂周正月釋非天正也

左氏之称書不書不言不称之類必其所疑也公穀所謂不言不書之類非其所疑也

按左氏所言書法皆舊史文其経孔子特脩者皆別異之孔子自言吾猶及史之缺文蓋是時夸者已浮於古矣所貴於孔子者貴其存古非貴其作古也於其義有所不尽者發之理有所害者更之則亦不得而已然不以此為功也既已脩定則舊史

之書法即孔子之書法故凡左氏所釋悉本舊文而時見新義後有君子當以是考之庶幾不以实事為空文也以空文為實事其害淺易正也質之以实則信矣以實事為空文則其害深而难正以為雖實猶弗信也

凡左氏公穀叙事本皆同者皆當時之所謂大事天下所通知者也以隱公一書言之隱公攝位鄭伯克段是也隱公不終其為君當時共信之世獨疑其不然故余以為害深难正者此類也

左氏釋称鄭伯譏失教最得書法之意段失弟之道已無可言如鄭莊公者亦能知殺弟之不可然志在於勝之故不称其所命將而以親克為文蓋即所其不為者責之以為猶可責也若曰知不可殺豈不可教云爾公穀皆言殺段蓋當時相傳以為

死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左氏釋先後之義精矣公穀亦自以為精義然皆不切事情之詞也故余以為浮妄多此類此桓公書穀事本皆同者

蔡侯鄭伯會於鄧左氏以為始懼楚公穀弗知也

文姜齊襄公未殺以前為齊而往者六既弑如齊者一如莒者再蓋自桓公固與之如齊以此見殺莊公之立生十四年矣春秋於其所悖謬而書未有如文姜之詳者也於莊之初立以孫絕之者父讐也因其出或饗或會別而著之者毋思也異義所以兼明子道也猗嗟之詩曰刺魯莊公嗚呼莊公可刺也以為失子之道則非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為百世可以復讎此固妄也就於其言哀公

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併讐周也天子在上而讐之曰無明天子且併讐周春秋又從而言之賢其籍古怨讐今主而滅人国乎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星霣如雨不脩春秋指魯春秋耶雖陋何至是

楚始以荊見左氏無辭疑若始狄而後國之公穀或可以立義也啖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鄭語荊子熊嚴楚蚡冒蓋荊楚兼称在春秋之前矣宋萬弑君三傳載事本皆同據左氏則弑君实在前也

復會于鄄左氏謂齊始霸一語而已至叙晉文則是辭諄復又管夷吾治於高傒亦不過一二言若狐偃趙衰書膚多矣蓋齊桓公仲之行事暴著於天下當時無不知者故左氏不殫載也

春秋閔僖文

季子来帰齊仲孫来齊高子来盟當時魯雖倚重此三人故特字而貴之此一時史法而孔子因之不待二百年後方復追字其人也凡悉本舊文明皆如此但讀者不考耳

鄭人所謂賦清人故曰鄭棄其師亦當時書法也

平王既亡岐豐至是山戎狄楚兢起無齊桓幾失中原矣書伐山戎書救邢書次書城皆美事也城楚丘左氏以為魯諱於春秋之法宜若著齊及諸侯者然亦不改以為外美未重於国諱也

侵蔡潰遂伐楚古者善惡是非皆出於實其行一塗未有為之名以借於外使实惡而名善者也為是者則始於召陵自是道德大壞百世不復以桀紂之實假湯武之名雖聖人復生不

能救也悲夫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害德莫甚於假愈久則愈喪耳焉能有乎周封曲沃其柄已尽矣及王世子為會綴君位於齊逆父子理而周不復有命令矣或曰襄王嫡也子帶乱也樹嫡出乱非春秋法歟昔王季愛文王而太伯去之周是以異不能考古人之德而歆用春秋之法宜王道之遂廢也

救邢甯毋管仲語可紀者三焉然召畢之風尽矣自是以後凡仗信秉礼以成其利心者皆假也處士諸生又别為陰謀之書於是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孟子屢言五霸按春秋無五霸若併數夏商則其名存其事軼當考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不過此語未可非也以宋襄公言考之當知古人行兵用師與後世絶異易所謂否臧凶於此驗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桓文之事以二字蔽之盖齊桓猶未至於用譎也晉文無不譎者矣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氏特牽此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即用舊文也後世不知以為尽孔子作且不信左氏一一箋釋虛實皆失事義俱乱不推不足以知聖人又不古有史法矣

○殽之戰秦穆公作誓録其一時受責之義可也若其事則不過奪攘報復而已何足以興王者之治乎

惡露形弓之對甯俞婉而正矣是故禮不可以徒具也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姜嬴荆芊何以代姬暴強而已史伯之言
過也
公子遂魯之賊載事者所貶也衡雍之盟免於晉討三日之間
又盟維戎弭难消患見貴一時故再書以顯之此亦當時史法
也
求車求金但曰非礼不尽其義也天王之法無求愈疎闊矣雖
不當事苟有礼焉書也當時書法之重如此也
敗狄於鹹三傳載略同言特敗一人公穀誤也楚聘椒叔彭生
譏其傲也吳季子則賢矣秦聘術而公子遂以為無陋於是而
秦始能聘歟然則當時礼文之事至魯而後定也礼之定可也
礼之具如之何

郕降於齊師秋師晉還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還者能自還也
弗克者能自克也捨惡反善春秋之道一而已矣蓋善之而非
貶也梁亡自亡也亦不待貶矣

春秋宣成

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
義與他史法不同卒世從之雖孔子不能易也然而聖人亦自
以為太重而傷趙盾之慮不詳被以此名不得辭也故曰惜也
越境乃免蓋人之所嚴者孔子之所寬也後世乃以盾為實弑
其君曰三傳之妄說也嗚呼左氏之書不知有公穀者在前故
也公穀在後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兼不相知其事同者天
下之通見聞也今反以為妄而疑之非以實事為空文乎李者
所患因書而為道書異而道異故書雖精於道猶離也以道為

書書異而道固折衷其然與不然而後道可合也然則世之言春秋者因書而為道者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操平人之心俄變而為伐取天下皆是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顧不敢當也今也平人不肯又伐取之文王其不可見乎

公子交自閔之初魯喜其來歸始執國柄行父繼之至宣之末歸父與君謀歆去三桓以張公室未成而逐七十年爾父子皆忠力而君威已卑私權已勝為上下所患苦於是箕子三德之言驗矣至襄季年宿取亡幾不敢歸国則魯乱矣成距歸父之逐垂五十年及二十七年而昭公出亡蓋百四五十年間月引日長化忠力而為僭篡則箕子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雖然諸侯之無天子至是已久則倒特之禍勢亦當然若夫家臣不足道也

五體尋經傳以左氏言考之舊史法章大煩直志在懲惡而不足以懲善聖之所脩微晦婉美懲惡而能勸善者也後世說春秋正用舊史法耳以其不求諸左氏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又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聖人之志於此可見烏有以苛刻繳繞書者乎

春秋襄

雞澤之會大夫始盟溴梁之會大夫專盟自此諸侯失權霸統不可復多左氏但紀事實不論世变周失之矣然以其事考之高厚歌詩不類輯睦威懷豈無道烏而苟偃遽使大夫盟喜怒自由誠偃之罪也雞澤之會諸侯既盟陳始告服不盟則非成再盟則瀆於是使大夫盟之一時之事不得不然雖知道者歆

不為之變而其勢有自来矣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執而戮之成湯之慙伸虺雖賢不能識也故孔子以為礼樂征伐自識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至是而諸侯不可以無大夫蓋由幽王以下何止雞澤澳梁之積也李者於一日求之失孔子一日矣

鄧之會蔡鄭始懼楚郯之伐季文子始懼吳吳楚均以夷狄病中国然楚之抗衡也久更齊桓宋襄晉霸累世迭成敗狎主盟終於春秋絶之不得而絶也吳暴興一隅至夫差始爭霸其事尚浅故春秋終外之特書会書及書以國而不人不使與楚齒蓋進其不可絶非曰予之至其猶可外則無為内之也此春秋之志也嗚呼孔子暮年疚心疾首於吳矣

宋之盟以弭兵為事用極而鈍乱極而息也舜禹班師舞干羽君臣相戒兵猶不可用況可弭乎人紀壞道統滅皆始於宋之盟自是以来號為治世不過弭兵而已此又世変之大者賈誼所謂足及居上首顧居下倒懸者也

至唐大宗窮追遠討乃云雪耻酹百王除凶報千古斯又悖矣

春秋昭定哀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吊不受乱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礼自周衰上無道德以一天下士各為私義矜其所善以害至公如琴張宗魯其初皆一種見識孔子所為明道教人正以開聞此義但患李者承接不去耳此又非正性分上工夫惟顔閔仲弓冉伯牛為孔子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義子路之流固不論也故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獨此為改正舊史發明大義其他凡後世所言春秋之法千條萬

端皆浮辭贅記也

書王室亂居皇入王城立王子朝以王子朝奔楚其文核而不隱豈孔子意哉蓋因史耳

以濫來奔求名而為不義不求名而為貪後世之敝無不然害教之大者此道之所以喪也故曰微而顯婉而辨若亂臣賊子則其法素具矣不待聖人也

古者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踰年而即位者後世之變礼也雖舒疾異然必行即位之礼以左氏考之不行即位之礼者皆有故行其礼則史書之不行則不書比簡策之常文非立義也昭公之喪以六月癸亥至自乾侯而戊辰書即位即位不日者必其朔也稱戊辰者失朔而实其日也皆常文也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蓋以大夫應書黜而盜之也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大夫之尊也孟子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按陽虎雖執国命而家臣也所以臨士者以其勢耳不得稱大夫書曰盜窮寶玉大弓王應為盜非黜之也

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真若張公室者蓋陽虎既亂因其欲也而孟氏弗從然孔子非能掃三桓而更之歆其循於礼而自服耳故季桓子受齊女廢朝謁而仲尼去魯矣

左氏叙孔子及弟子事不如其他雜說之詳且子產晏子始末尚備載無遺安得於仲尼反更疏略然則諸家傳聞辭波流蕩溢或不可尽信也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覩之曰麟也然後取左氏所載獲麟事不過如此使其果如

師已之駭鸜鵒則安得缺而不言況春秋之作於麟何預自七十子之徒未有稱者特經生陋儒故張大之非義理所止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

杜預序左傳隱至僖

杜預言春秋魯史記之名凡例為周公垂法釐析經文以從五體及感麟而作止於所起大抵用舊語略相武合就其新意非實義也然於左氏用力深久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意差不遠矣不然非余所知也

攝必有當立者桓非當立蓋隱之意云爾故魯人不以隱為不終君而篡殺之禍作古之讓者皆逃之隱猶據位其德削其慮偽矣然則非讓之能殺身也

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庚戌陳侯再赴併書甲戌己丑

古人策書乃立此法蓋察獄者以疑〻作史者以信〻皆慎也信其所信慎也信其所宜慎之至也言必有所從受也其後書法稍失或因所聞遂記之矣

交質色然大物甚可畏昔人以澗毛行潦明之其理微矣平王之德如此宜周不復振也

周任去惡之論蓋謂自心與行事罪過處當力鋤治斷絕使善道增長後世反施之於人豈惟不能去惡又助惡矣

義士非武王書惟三監淮夷雜說及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事然周内史以為能諫君以德則遠矣

季梁宫之奇士會晏嬰語略同所謂馨香無說慝真古人之裕言成周典刑未遠也

周衰秦以力楚以詐始憂三代之治為暴強之國自桓二年蔡鄧懼楚之後楚人經營次第可考

頴考叔曹劌之光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於春秋左氏載劌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格刼齊桓事司馬遷遂列於刺客之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為刺客遷考之不詳也然所以為游士夸語流傳則必有故宋禦說一辭令之善臧文仲遽許以宜為君疑若過然古人言必應行春秋時蓋猶然耶然子產有辭則所損者亦辭而已矣

左氏於隱閔不即位曰不書莊僖曰不稱一字亦較計其釋經要處絕三數字非苟作也學者何惜不細讀

齊桓管仲但為精欲不制無心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

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爾至於貪土地自封殖行
詐謀逞威雷於晉文者蓋皆無之故天下載其行事後世想
其風烈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晉事人披曰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筮史曰齊桓為會而封異姓齊
國佐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楚靈王曰吾用齊桓至孟子
時三百年矣所記者葵丘之盟而已孔孟方挈王道而卑桓
文若夫自周衰至於後世之君臣蓋未有如齊桓管仲者宜
孔子以為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輕宮之奇曰懦而不能強諫又曰達心則其言略憚汲黯曰
好直諫然則伊傳周召不足以為亂國昏君之臣矣人材之
等差亦視世道之升降歟

封建之時貢而不稅享其禮不食其利奉上薄矣及德衰則
貢已是不入使唐虞三代之仁義不如後世之詐力也南征
事更宣不治而管仲問之　已迂闊處士諸生乃以仲為權
謀之祖何歟
荀息貞有餘而道不足併敗四君晉幾亡去張良遠矣
韓簡謂物生而後有象〻而後有滋〻而〻後有數善敗先
成於人而象數用之非龜筮自能為吉凶其理甚正不使術
家妄並行也
鄧之會至是鄭始朝始齊桓之力也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遷周之禮教不行而辛有歸過於野
人蓋不切矣至是於百年秦晉乃遷戎焉是周人終不能教

不惟不能教且併棄其地而不能治也載事者反記辛有之言以為駿然則所謂見微知禮固若是歟

此論此令尹子文之新說也自後浸淫皆然而尚德之風衰盡雖有以一二見意者終不能反矣嗚呼楚人用詐之敝為百世無窮之禍歟

杞以夷為子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其書與書法合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然則吳楚越雖土地大而周未嘗加爵命史但以夷狄之例子之故曰不誠子也若匹夫單人以材自立者亦得為子則所謂子者蓋進之也

孤偃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伯納襄王霸業實始於此與荀或勸曹操拒袁紹事意略同詐謀日開假託日盛王道之遂亡正孔子所惡而孟子與堯舜湯武同稱蓋擇之義不盡也

展禽事僅一見無子產鋒銳之氣純於義理與事相麗意順辭正宜齊侯不戰而自卻也孔子稱柳下惠三黜不去降志辱身而孟子併伯夷明不屑去就之論又以制行清和各有所主而為百世之師然則孟子固推言之非若孔子指其實也教人以人而不使之安其實則德浮而材不才不可不察也國語又有爰居逆祀二事左氏叙晉文君臣求霸以信義禮行之如醫用急藥療病一病必應一藥孟子又分別驩虞皞皞不知王霸之道果然否

說禮樂敦詩書不知竟如何抑以禮樂詩書為藩飾詐力之具耶抑詩書禮樂之道果可以滅詐力而立仁義耶

城濮之戰宛然戰國楚漢間事與齊桓迥殊不謂時如此之亟至策命侯伯又不止楚漢莽操之風見矣譬之詐力如魚肉既成羮胾小：錯綜以禮義猶盬醢醬調和之吁可畏哉

晉侯驕肆不已又召王使狩孔子亦為諱之悲夫悲夫酖衛侯圍鄭皆在既盟之後與曹操司馬懿何異

甯武子子家羈一等人

秦穆公不知求霸委柄晉侯及為役使又不自克過計襲鄭晚矣卒以致敗雖能悔過未可語道也

左傳文至宣

閏三月非禮歸餘於終當考志言閏當在十一月後

晉責衛不朝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是時猶能以責人者自責其後不然矣

孤實貪以禍天子秦穆公以為人之所以罪孟明者實在於已其悔信矣然亦未能終不貪也使狠瞫知義果如此則安用怒君子如怒亂者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矣詩人本謂不當私喜怒爾謂怒而不亂也

蚩隴之役士穀與盟俊方奬勵人材使當諸侯一特史法以為堪其事而多之豈知其後大夫專盟乎當與雞澤溴梁並觀

躋僖公臧文仲曷為聽之其餘蓋不足責也以是知末世雖

君子立人之朝心知其非而事有不能盡者矣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時史克作頌未久當是後人所稱爾比事通國舉世皆以為非故陽虎以從祀祈福然則奚取於魯人之知禮也

卿不書為穆公故尊泰謂之崇德殆孔子所修之法耶

素服悔誓終用孟明當時要自推重此事或者史家特表意之也

哀三良事何用縷縷言之豈古人不以殉為非而獨以良為不可以殉耶然宋文公始用殉謂華元樂舉不臣則固未嘗許殉也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遂及九功之德皆可歌當春秋時詩書之教行而明其義者益衆然略用其淺者傳一時事而已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刑以從簡書前一行人舉似言語終別

頃王崩周公說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天子崩雖不赴諸侯無不書之理史立此法最橫不義蓋無周矣孔子因之不能改也杜預以此類元為經國常制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可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孔氏之法丈夫不備官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此特魯史所貴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不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季又子所謂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十六相即二十二人耶四凶即驩兜共工鯀之傳耶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同至如此乃在堯朝居大位而不能去哉蓋傳習之誤聞聽之浮春秋時已然出秦火後者何恠也

華元敗師見獲逃歸其材與節皆喪矣雖役人歌之而君子無貶辭將以所長蓋其短耶然則人材之所至要亦未易論也

趙盾弒君事余既於經發按盾在晉本末可考之左氏具載董狐以故立法貴之使受弒君之惡不特其事無疑而其理亦易見也後世乃以盾為真弒君者非惟不信傳又併盾本末皆不信如此則是古書無復可信學者將何所執守蓋由不知春秋法本舊史之所嚴為春秋之寬之故也故再舉此庶學者深思之爾楚子伐六渾觀兵周疆遂有問鼎之事周之既亡不待至赧矣徒以諸侯角立相持故僅存耳方周初遷自其王城數十百里外不能復有而秦楚共遷陸渾蓋以拒塞楚道為已扞蔽棄周於外使坐受攻逼不亡何待然以楚人欲為不敢之心觀之使周之君日有一二人能舉威柄明舊典收四疆而正治之指麾諸侯以屏逐戎狄則齊晉安得迭霸而中原何至於日闘哀哉世治之殺自後世而論以為忠諫彼禍蓋盛節也而非孔子所貴故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聖人之所謂仁智弘矣

荊尸事已見莊公蓋通國大舉凡在後屬之民皆用之矣故

鄧曼以為豈不知楚師之盡行其君雖卒而鬬祈屈重除道
梁溠盛軍威以臨之隨人懼而行成而士會所言亦謂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大衆遠征最難事而内外有紀
如此故以不可敵也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及晉車七百乘韅靷鞅絆
詩小戎伐收五紮梁輈之類凡兵車宜備者皆備君行應有
者皆有而士會以為能用典蓋非倉猝求索臨事砌合也
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内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餌晉晉
甘其說而弗自定此其論議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
求為河曲之交綏豈可得也後世墮夷狄之詐未嘗不如此
真可嘆也

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胥之市遂
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
出也深味其時則民之窮於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
蓋自是以後道當别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士會之所以能使晉盜奔秦者謂善人在上也沈猶氏不敢
飲羊慎潰氏踰竟雖儒生夸說然或有是爾後世乃以敢擊
斷誅殺為嚴能是暴人在上而欲求皐陶伊尹之功可得
乎
殺烝事周專為禮齊秦晉楚專為力然則是禮也可以已亂
致治乎
喜怒以類者鮮范武子庶幾哉不遷怒之學不獨在洙泗

矣

春秋時敵國事無不通知者而晉楚尤纖悉若易國而處然不知何以能爾當考亦未嘗不禁諜也

左傳成至襄十三年

背盟欺大國周人以晉為大國矣陵夷之言不自覺也伯與辯言惟大國圖之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許晉隧而與之田豈非此義地盡則禮亦不可守故卒為至弱之國其要在於無失君道而已失而後行名實交病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為美然以偽為德而世道愈失矣

臣治煩去或要則蘇醒清明處伊傳周召事也非所以責華元樂舉然孟子以為欲為臣則當盡臣道故責難為恭陳善閉邪為敬

申公巫呂取夏姬事何足詳載然通吳於上國實始於此人當為是本原之爾傾覆之士真可畏

濟濟多士謂多賢也故文王以寧非衆也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豈在衆乎春秋論三代事其淺陋多此類楚莊荊尸而舉已用大衆至是又悉師王卒盡行而當時之人遂以非衆不可以是何等見識其極遂為白起王翦矣

蔡侯評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二國從夷自相盟會已車人車春秋奚別焉此未必專魯史書法往往會他國書法矣讀是書者初詳可惜大義蒙蔽也

山有朽壤而崩固有息壤然天誠覆故不霄地誠載故不傾
謂有朽壤隱士窺測之論也致孔於崩所以敬天明畏地察
察之謂其汚而禮之不誠於禮者也至穀梁謂伯宗攘善又
陋矣
欒書言善鈞從衆以善為衆之主斯知衆者也苟能父能如
是不覆師於郤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晉士丐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杜預所謂須數句以成言者耶史法經法
孔子所加損焉者慎矣經書之傳李者亦慎焉可也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雜說乃有程嬰杵臼事韓厥謂宣孟之
忠可明當時不以盾為弒君也

華元始晉楚之成其後至於弭兵方齊桓為兵車之會猶是
欲討不庭合不一晉文以來全是用諸侯之力自封殖其國
目此晉楚迭爭無復寧歲及兵亂既極則又從而弭之逐變
天地之常經然則或用或弭皆以人而勝天也後世之論不
知反以惡殺好生若是者為天道非也
劉子論受服此中字命字則字古人皆共之蓋性命禍福之
說未分也至子思孟子言性命福福雖亦本於故人然稍分
也
麻隧之役乞師諸侯王之卿士皆謂可謂大舉騷動矣然但
論秦晉恩怨曲直爾了無毫髮及公家也
士會士燮家風不同流傳此一項意思到後人承接得去者

為第一等人品矣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周子與陽生語何異然晉以之興齊以之亡然則篡盜之臣其勢已成固非空言所能令也況如高貴鄉公以空乎厥之乎

叙晉悼公復霸及叔向與晏子語國之興衰全在人主及一二賢智合德之臣其餘只是隨大勢起倒

謂之鄭志兄弟大倫固欲警百世謂之宋志且不登叛人但懲勸當時未能及後也

三以一御九尾重首輕鄙強國弱正春秋所忌亂亡之勢也而以為足以驟致霸強必不然矣

以束矢鈞金聽訟亦古義也輕罪移甲兵小罪謫金分是有罪者皆不刑非法治也

凡怫戾之說皆不知古道而徒為異辭者也獨言其能厚施薄報隱武行文存亡繼絶則不得而異蓋當時與後世所共知耳按左氏於晉楚稱霸立法定治皆明著其故及其他諸侯小小變政易令亦必載之此史家大事記注者之所重也

烏有盡變周公太公之法自新其國而曾無一言及之乎以其書考之管仲猶能遵旧法而號令諸侯故從簡書修德禮舉賜履索包茅問南征當時所謂義事後世所謂迂儒也若此者左氏之記也若齊語管子之書非余所知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貞古語也然則後世師道乍存乍亡宜其成德不及其惟哲人告之詁言順德

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此語有味德之順逆易見而人之智愚難齊故人之所順為德之所逆其求之甚難

晉悼復霸雖君臣競競之功然亦以能通吳而分楚勢蓋楚強不可禦矣通吳事稍玩習卒於弭兵而權歸楚當時也苟非明大義而重積德何以回天下之勢一時糾合但為陵奪暴橫之資耳

祁奚能舉善〻於世之通義也善之所在安有偏黨偏黨末世之論也末世以偏黨錮善

和戎鑒后羿和戎利近鑒后羿義遠

衡而委蛇必析後世之所謂委蛇〻者多衡也赤舄凡〻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學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也孔子但存之耳孔子於彖推明其義乃乾德也後世學者徒隨立法未知所宗也

知罃稱猶愈於戰委曲辛苦欲以避暴骨之慘亂世之仁也後人亦有一勞永逸暫費永寧之論所謂暴骨以逞也

讓善〻也然而能有善爭善亦善也然而無善不書為惰書為攝或惰或攝皆當時是也何預孔子書法乎

左傳襄十三至二十一

孟子舉隱公之佗端人取友必端左氏載度公差為孫林父追衛侯知有友而不知有君處士記之戰國所謂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師曠言立君之義乃古人遺說孟子蓋知之後世之論殊不同雖不可改然古義不可不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則後世之論亦不出於孔孟也

子罕以不貪為寶古人之德未嘗不兼物而言拾物舉德春秋之論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亦敬德兼物不能兼則寧拾物而自樂也

夙沙衛唁臧堅以為刑臣禮士死而已齊君之所厚節士之所棄也而以之託孤焉得不亡

子罕扶築者不受德與郤克分謗意同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而後君自民言之當先公而後私理各有所正不苟自晦也

晏子居喪如禮其老以為非大夫之禮叔向亦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不遂宴樂以早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本非禮所及明以貴而教賤也以貴賤異其禮者始於人主不能行禮耳後世人主既不能行禮而法制齊其下使之如此是貴者滅法以廢禮賤者倚法而後行禮也俗何由成而教何由明乎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若以後世言春秋者求之安得書曰蔡殺其大夫不與民同欲乎

漆閭丘事觀臧武仲之對其辭甚嚴是則孔子未脩春秋以前已有懲肆去貪之說但當時議論不經孔子者不能盡於

後世爾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叔向謂夫子覺者味極長惟自覺故能強為善強為善故能知人之不善不然總〻而生林〻而死善惡何所不同而况更以善為厲已也所可痛者以善人之命而寄於暴庸人之手故祁奚以為多殺何為此語尤悲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十